

嘉靖惟揚志

220.101

1275

p=7

嘉靖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詩文志十一

郡人盛儀

重建揚州府堂記

楊一清

字應寧鎮江人武英殿大學士

揚州據江海之會所統會三州七邑為東南咽喉領樞

要之地府治設于洪武丙午脩建本末莫詳焉堂規

狹弗稱經歷司照磨所顧出吏廨之後體非所宜因

仍支吾莫之改作在甫歲月寢以傾壞予往年嘗數

造語前郡守曰盍撤而新之皆辭以劇繁未暇也正

德已卯今郡守王君志圖改作規畫已定乃市材木

鳩匠氏物庀事歲織悉罔闕遂以是年八月肇工越

詩本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明年四月落成問其費無銖兩之徵求問其役無馨

鼓之召發問其成績增崇加表化腐為新易陋為良

巍堂巨櫺有翼有嚴上臨下仰無所壅蔽赫然倍於

舊規又新後堂夾室若干楹遷經歷司照磨所於堂

之左右展六房之基而廣之堦除門闥開朗煥新黜

堊丹雘交輝動采一方之人改視易聽相顧駭愕而

不知其經費所從出也于時同知畢君璽通判陳君

鵬高君昇推官祝君濟謂重建歲月不可無紀王君

之美不可不白以書謁予請為之記予惟古之人未

嘗不與作但不苟有與作孔子曰使民以時不曰民

不可使長府之作在於得已閔子譏之爲所當爲悅
以使人雖勞弗怨也世之喜事躁動者輕爲其所不
必爲安常習惰者則又槩廢其所當爲斯二者皆非
也過與不及均耳且以二千石之尊臨環千餘里之
地坐一堂之上宣布 天子威德以施其政教州守
縣令而下奔走受約束其體貌不得不隆而惟揚大
郡因陋就簡顧若是豈所以辨堂廡示等威壯官儀
而一衆志哉君之改作亦大不獲已也雖然君子信
而後勞其民君操履峻潔一介不苟取與初以平陽
通判擢同知于揚久之吏部薦爲守視篆以來杜請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二

謁止囂訟戢強暴庭無喧囂野無追呼往時誅求聚
斂損下益上之政一切報罷威信久而益孚故是役
之興部使聞之曰王守所爲必無不善鄉大夫士聞
之曰我知王公必不緣此厲人其細民則胥告語吾
儕得安田里皆公力也公我父母子趨父事其敢不
先夫如是何恠其功鉅而成速事集而人不告勞舉
數十年之廢墜而新之若是之易易也不然當法禁
嚴明之時興浩大之役于公帑甚嘉之至是又以積
羨成鉅功不復有所徵擾昔非無羨率以供筐篚關
節之私耳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一府治之建而君之

衆美具見予故爲紀成事以昭他年棠樹之思君名
鐸字廷振出遼東將裔負奇氣有大節其勲績之樹
蓋未可量云

揚州府新置學田記

鄒守益

字謙之安成人
南京國子祭酒

嘉靖己丑兩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治于揚始至曰
於乎揚俗尚侈蠹之自商始我其申飭于商無或華
居室美衣服盛宴會以眩民視違者有常刑時陶君
儼爲揚州守延而議曰揚俗尚侈變之自士始惟我
與子匡翼于庶士曰冠曰婚曰喪曰祭咸率訓典以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

立民準旣越時陶守復于兩厓曰惟商畏威惟士克
由禮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趨禮而柅請得以贖
罪金市田于學凡郡邑諸生弗能婚弗能葬弗能給
及學官之廉而貧者咸議所以佐之兩厓曰嘻富而
約之貧而弗能助是教弗溥也維子與我協贊其宜
以溥茲成陶守退而屬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鎰相度
原隰覈沃避磽務末其利揚之民卞玦割田百畝以
爲義倡就其旁買田二百四十畝合三百四十畝以
輸于學會黃君國用量移推郡事嘆曰教之弗明獄
用滋豐盍昭茲義典俾久而孚迺與教授陳君克昌

酌其佃種出納之宜無或市恩無或斂怨無或啓奸
勒諸碑陰以範來者東廓子守益曰書不云乎資富
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古者制民恒產
而迪以庠序申以孝弟無有貧富各正其德而厚其
生是之曰王道奢麗而弗以禁是縱諸惡也貧乏而
弗以援是棄之弗納於善也民是日入于辟而弗求
其天年夫制民之產未之能議也議爲之兆自諸君
子始惟爾諸生無先于食而後其學惟司其事者無
以利疚于義上下一於德義以光嘉績庶以訓于四
方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四

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儀真重修儒學成縣令王君皞遺諸生徵記于南都
曰真之有學歲久日圯維是南北之衝財力弗贍迺
嘉靖戊子春三月巡鹽柱史李公佶命前令周君寵
程其工夏六月皞適承乏集諸文學諸士而議之僉
曰維文廟維明倫堂維儒學門址卑而向僻盍稍徙
于西北之陽其秋九月中丞唐公龍以巡撫至具議
以告公恐其勞也難之冬官戴公鯨以分司至會計
而贊之迺獲允命而巡按柱史徐公錦亦協其議於
是向之卑者翼然崇僻者洞然正矣諸文學諸士復

議曰維尊經有閣會講有堂昔所闕也盍復請之已丑夏四月柱史朱公廷立以巡鹽至發公帑而助之不足則以浮屠之入官者售之屢而增之於是向之闕者煥然完矣皞維諸君子之盡心于斯也經營圖回克底成績豈繫美觀將以督諸生於學也顧學術不明其圯也滋甚長民者之望實孳孳焉幸有以詔我諸生無忘諸君子之績守益受而讀之欣然曰休哉諸君子之績不可以弗紀也善而王君之至不可以莫之復也夫巍然廟貌尊孔顏而祀之將以望多士之學孔顏也而或溺於詞章或趨於功利或勤於

訓詁將無與孔顏戾乎今夫農夫之祀田祖也將以學稼穡也舍稼穡而以商財賄作技巧焉則衆將闕然哂其妄矣爾多士其亦念乏乎孔顏之學固童而誦之矣克己復禮唐堯欽明之傳也堯傳之舜曰溫恭允塞舜傳之禹曰祗台德先禹傳之湯曰聖敬日躋湯傳之文武周公曰緝熙敬止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脩己以敬也者所以全其天命之精明真純而不使外誘得以病之故敬於視則罔非禮而明矣敬於聽則罔非禮而聰矣敬於言則罔非禮而義矣敬於動則罔非禮而肅矣戰兢戒慎存養擴充率是

道也是故即君臣父子之交接而敬以行之各盡其則焉謂之明倫即易詩書之紀載而敬以循之各踐其實焉謂之尊經即師友之切磋琢磨而敬以求之各輔其仁焉謂之會講由是以出入由是以陟降始無愧于儒門而弗戾於孔顏之教爾多士其念之乎明天子方懋敬一兢兢於視聽言動之則頒諸庠序以闡 聖學德至渥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非我臣民之責乎中丞者以保釐也柱史者以澄清也守令者以承流宣化也固宜諸君子之盡心於學也若易田疇旣勤敷菑陳脩疆畝矣惟其樹藝嘉穀去螟螣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六

芟稂莠以登千粒食則爾多士是望爾多士欲無忘嘉績也蓋於是敬圖之

至止堂記

甘泉湛先生講學于觀光之館葛友澗自揚而學焉旣歸作行窩合同志而習之先生過揚升其堂題之曰至止澗使其弟洞以告益益謂洞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窩也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臨之也其得爲至止乎夫二三子之學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爲至止也乎夫廣居正位大道者丞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鮮矣子

不聞東家之子與西家之叟乎東家之子富家也厭其岑寂而遨遊于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歸所親鄰而勸之嗔而不從西家之叟富與東家等惡其煩囂而逃諸深山廕巖松飲澗泉枯形顰色之死而不變世之逐紛誼華眩於名利而拂惻隱羞惡之良其遨遊于市之類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倫遺事物而自以爲明心見性者其逃于深山之類也其爲失所止均也夫受親之居棄而曠焉則衆閔然以爲逆其親矣受天之廣居而醵然曠之其將不爲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懼以求復其初事親以孝

從兄以第事上以敬撫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煩囂舉無所滑焉終食必於是是曰時至終日必於是是曰日至終月必於是是曰月至終時必於是是曰三月之至終身必於是是曰純亦不已之至純亦不已則與天合德矣夫是之謂至止之極二三子之學於師也以體認天理爲宗者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正而無過不及者也過也者賢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極而式光于師訓茲二三子之責也洞喜而識之歸以告其兄登諸石以詔同志

惟揚書院記

歐陽德

字崇一泰和人太僕少卿

嘉靖乙未夏侍御芝南徐君理鹽兩淮成惟揚書院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贍之廩既置田畝以為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於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惟揚徐君賓諸資賢堂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度幾信宿激惠一言以迪茲多士予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為教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為業旁羅深搜曉暢義趣其發為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今世所謂精於其業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

八

者如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槁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未論矣治習之久以為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人者通其變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竦其志意辨惑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嘉穀其仁義忠信達於百為猶苗之秀秀之實師友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漑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嘉種不播惡草芽蘖則糞多力勤者豈惟無益毒且滋也文辭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實而美于文其次思之所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而行建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功之不逮君

子耻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於所惑以戕其天性徐君爲不徒勤矣乎惟揚書院自前侍御覺軒雷君廢東嶽觀因之草畧未備繼漸荒頽巽峯陳君稍稍加葺徐君始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曰資賢賓至館之左右翼室燕寢在此西至道堂學舍旁列講業者廬焉各有門塗會歸於一重垣周繚綽楔外隗矩制完美教學始待而興矣徐君病夫不能兼收並廩恒以爲歉雖然樹之風聲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信豈必人賈之勇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九

哉是舉協相經始則揚州府通判譚文伯推官徐守義其程工慮材贊督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南橋延實終始之徐君名九臯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銅壺滴漏記

朱廷立

字子禮通山人太僕卿前巡鹽御史

長民者端于陰陽稽之度數制銅壺滴漏以準昏旦以昭晷刻以號閭里民之動息唯茲其依君子曰是有古授時之意焉惟揚故無銅壺滴漏嘉靖己丑予奉命督鹽政于揚爰發贖金市材購匠氏按制爲之月三匝而工成或曰匠氏濠梁人匠去而藝莫傳也予乃使數人習其藝且迭司之繼自今揚之民其

亦有依焉爾乎嗚呼刻漏傳聲君子聞聲而興焉刺是邦者思乃牧養之政使于是邦者思乃節宣之道跬步之內固皆待漏之地矣是豈但爲民之依焉爾乎記之

謁文山祠記

余登文山祠道士出巨冊焉則士之言文山者也余書之曰夷狄侵中國變也主中國大變也人臣死難忠也間關勤王志莫之酌而卒從容以死焉大忠也嗚呼夷狄禍宋固自古未遭之變文山死宋亦自古未試之忠乃知天地之間有正有邪邪氣有時乎或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一

羸而正氣則無時而不完彼醜虜者屋人之社毀人之宗器左衽人之人民則既有餘力矣而終不能使文山張陸諸君子一俛首焉豈非正氣之在人固有浩然而獨存者乎是故君子養心以御氣御氣以制事事之變者至矣而吾無動心焉是之謂善處變不然吾恐奮然而起卒然以罷忽焉以屈者亦多矣李陵衛律之徒顧不可鑒也哉吾由是以知有國者閒暇之時莫先乎養士夫士也平居之時莫要乎養心

謁董子祠記

董子祠祠之門舊爲正誼余曰奚爲逸明道也更曰

大儒祠之後堂舊為資仕余曰奚為逸資學也更曰正誼明道嗚呼竊聞之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由王而降理學家寡董子者崛起於功利喧譁之中而一以正誼明道為說故能度越諸子以友古之大儒所謂豪傑之士非耶夫待文王而興者猶謂之凡民世有師範在前典儀在望而竟未有興者君子又謂之何嗚呼登斯祠也可以發深恐矣

仰宸樓記

徐九臯

字遠卿餘姚人
巡鹽監察御史

皇帝嗣服纘緒懋敬厥德始終惟一紹百王之統建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一

斯世之極著 敬一箴敷學錫官是訓是迪惟時其
泉先生學溯濂洛道跂洙泗所謂咸有一德者矣推
明 敬一之訓振德於天下惟江都葛生澗蚤歲則
從先生遊率萃同志服習至教爰創其泉山書院云
歲乙未會稽徐子理鹽惟揚間至肄射講業焉周視
垣宇以為未慊於志高教授簡用為請廼檄江都王
尹惟賢拓址闢墉仍于自然堂之北創樓六楹庸廣
游息凡三閱月而落成夏六月徐子問焉曰惟先生
為道宗盟樓以求教也幸畀之名示訓以照臨多士
先生曰夫道廣矣大矣吾何敢知惟 皇極之敷言

照臨下土精一授受豈有加焉二三子則祇若勤勵
矣吾何敢知迺手書 敬一箴俾刻置北壁曰庶乎
瞻仰 宸翰敬蚤夜焉以近 天子之光題其樓曰
仰 宸嗚呼至乎其教之也教授簡率多士來請記
徐子曰夫道廣矣吾何敢知主盟斯道則有先生在
秋八月先生適有事于泗駐節惟揚徐子得從杖屨
登覽焉徹視宇宙凌軼塵氛高明廣大條然遽然不
知余之與天爲徒也乃仰而嘆曰嘻大觀矣哉臯也
登斯樓而見聖人之心之高明之廣大也而見聖人
之高明之廣大之學也高明廣大其體乎敬其功乎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三

聖敬日躋焉是故灑然弗以物累也夫是以高明焉
廓然弗以物蔽也夫是以廣大焉廣大配天地高明
配日月其唯克一乎非敬其孰能之先生之教體認
天理焉至矣夫天理也者以言乎其一也體認也者
以言乎其敬也敬斯一一斯高高斯明明斯廣廣斯
大大斯聖聖斯天二三子其唯敬乎內外合動靜混
體認天理勿忘勿助高明廣大焉是致是極精一之
學也其庶乎 敬一之訓會極歸極以近 天子之
光哉先生立教之意不有在於斯乎不有在於斯乎

仕學軒記

史曰夫學也者脩德之蓄畬經世之槩獲而入道者之律術也是故古之君子無不學窮達殊遇隱見殊地險夷殊勢小大殊事存心養性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故君子之道爛焉德參兩儀業施後世與天地日月不朽矣後世君子方隱約時日乾而夕惕焉無不學乃其學術則與古人異一旦得志又復弁髦其業棄之日惟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即不爲宮室妻妾輿馬田宅是究是圖亦惟飾庸摘翰以馳騫於世與古之君子合小大齊險夷一隱見存心養性下學而上達者同耶不耶然則後世德業不如古豈詩文十一

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子夏有言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蓋傷之也烏虜何其閔廓勤勵君子也余自惟禱昧不能爲子夏役然私心竊鄉往之乃者按惟揚宴息游適各有攸寧而誦習顧亡定宇瞿然曰嘻學其荒哉乃改勁節亭者而居焉命之曰仕學軒退食之暇則處乎其間以省過平躁祛欲澄慮誦詩讀書學文游藝究聖賢之精觀古今之變以竊附於子夏仕優則學之義烏虜其庶乎合小大齊險夷一隱見存心養性不懈不息下學而上達乎後之君子其亦有取乎此也

后樂軒記

陳塏

字京吏科給事中
餘姚人南

君子之於天下也有終身之憂焉負重者以力鉅勝適遠者以慮危達非力而任疋雖百鈞不慮而行跬步千里故君子負思其重則必力之適思其遠則必慮之吾其敢但已故憂與終身然則君子其何樂曰是君子所以樂也君子非惡夫樂不以樂爲先故後之君子非樂夫憂不以憂爲後故先之文正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視斯世也猶已病之也安見其爲樂而樂之後樂者先憂先樂者後憂君子憂斯之爲樂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四

也今夫坐廳事據案以待趨走唯諾刑賞惟命非君子之樂也仰而君德俯而民命吾有責焉吾樂乎祿而無憂乎君吾樂乎奉而非憂乎民謂之樂者否也建一議行一政有係乎上下可適乎治以行吾憂內省不疚飲食委蛇禍福惟至得無樂乎其或狎比朋私睚眦讐怨抗行孤獨過爲峻刻以願欲快情亦以惟樂之兢兢也而不知理亦相伏憂以隨之故君子以樂爲後天理之樂也自憂而得也小人以樂爲先人欲之樂也自憂而極也侍御徐子芝南蒞鹽政於淮署其行臺西園之軒曰后樂命塏爲之記塏曰

子試憂於子之堂而後知樂於子之軒夫子風紀之司也負重矣思以加名實于上下適遠矣子志於聖賢之學力之以大行於 聖明之時慮之以危吾知子之有憂也子得其所以樂乎子試念之居子之堂而苟有一之不憂也則退居子之軒而能樂乎是子之軒是子之堂之考也然則名子之軒曰後樂則亦可名子之堂曰先憂徐子曰吾其以是自考矣記之石且以俟後之觀風者

仕學軒說

洪垣

字峻之婺源人
巡鹽監察御史

惟揚行臺舊存勁節亭旁植竹頗有幽致芝南徐子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五

巡鹽之日每退食必居焉因扁曰仕學精舍示不怠也夫所謂仕者非鹽政乎所謂學者非誦讀乎出而聽政入而觀書無非息處亦無所息時非不怠其功者能之或曰鹽政之於學也何居曰鹽政亦學也吾將於鹽政而發之也曰誦讀之於仕也何居曰誦讀亦仕也吾將於誦讀而養之也然則仕學之於人也果若是一乎曰有異時而無異心有異處而無異用有異見而無異功學者其心也誦詩讀書覺此心者也仕者其事也發號施令運此心者也心事合一君子盡性之學見矣性無出入無內外時乎臨民則爲仕

焉時乎讀書則爲學焉渾然宇宙其體一也故知學
即知仕矣知仕即知學矣知性即知仕學矣學以養
心是故日新而盛德生焉仕以行政是故富有而大
業形焉盛德大業通達無間是故純而不息發而不
禦而成性存存之神備焉成性存存而仕學一矣猶
之誠焉學其成已也仕其成物也成物即所以爲成
已者也一也猶之敬焉學其脩已也仕其安百姓也
安百姓即所以爲脩已者也一也是故吾嘗求之于
吾矣朝而聽政不作威以逞不求便以安是是非非
大大小小吾惟以吾爲學之心應之則退而議政夕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六

而考政觀之心而安焉對諸經典而悅焉殆將無有
乎弗得時或有未然者吾於舉動之間雖若有所未
覺迨夫事過之後靜閱古訓必將倏然感戚然悔惻
然懼期於必改而後已所以然者何也一也故古之
言脩身者則曰忿懣曰恐懼曰好樂曰憂患其於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則亦曰親愛曰畏敬曰哀矜曰教
脩曰好惡曰忠信曰驕泰皆不過言乎其情而已約
情以合性而脩身平天下之事舉之是故君子之學
盡性而已矣後世之爲仕學者吾惑焉以廣博爲多
以淫逸爲靡以摘章鈎句爲工日誦而月有益而曰

吾學焉及其推之於仕也則又不過因循就簡補闕
塞漏回視前日之所學者則大不侔而曰此吾仕焉
其蔽也甚矣或曰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說非與曰
仕學皆學也仕學雖異而優之之心一也仕學而優
焉則性盡矣子因徐子之說書以自勉且以正于後
之君子

題兩淮書院記

焦璉

字子重涿州人
巡鹽監察御史

聖天子以鹽政輸邊莫重於淮特遣御史一員歲監
之而揚寔駐節地故其署有圃有軒有亭有池池舊
無水而亭之南亦大荒蕪弗治庚子予被命來代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七

即語有司者辟之築山道流雜以松卉蔚然大觀而
池可魚矣公暇每憇於斯澄慮洗心若脫塵世久之
乃翻然悟曰地之不治則荒學之不講則茅塞其心
其荒殆不止此因改署西北隅空軒一區為兩淮書
院購書若干而退輒開卷其中遂以名堂夫軒舊有
柳陽侍御馮執之所建也蓋謂御史之職無一而非
所當知則亦無一而非所當言思不惟其職而欲以
歷其餘庶無愧于天子之耳目不幸而利害是及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歸如飴亦所甘心故榜其楣
曰憲度餘思而題其中曰求是者以此厥後戴氏龍

山復結亭於北樹名示鑑其風俱可想也但予惟李
先之告其君曰養人仁智莫如書是讀書固為學之
一事然古人云必先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故宰
相之任必讀書人而論語半部可治天下不學面墻
蒞事惟煩學問之道焉可誣也從事于斯而日就月
將以緝熙於光明予恐學思不罔思學不殆餘思不
專於思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求是莫要於是誦詩
讀書尚友乎古之人而其所鑑又豈止於斯世斯人
者耶此兩淮書院之所由創也或曰是固得矣山水
之說何居予惟君子之學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蓋以精力

詩卷一

惟揚志卷之三

六

有限之軀久之必昏而從容自得之入乃為深造以
此究理靜而虛明以此行政動而通達扞格遺忘吾
知免矣况夫臨川登泰皆道之形而一張一弛文武
不廢如必以山水為玩物喪志則夫牕竹盆魚豈為
無見而智仁之狀雖孔氏亦荒矣

廣陵三先生祠堂記

胡植

字立之南昌人
巡鹽監察御史

廣陵今稱三先生為宋胡安定瑗王竹西居正李樂
庵衡故微專祠嘉靖初臺察雷君應龍撤非鬼像即厥
祠祠安定焉示崇正也予按兩淮之明年維壬寅春

王正月祗謁祠下諸校生胥諗願以王李二先生配
食永末樹之風聲謀及朱郡守懷幹輩僉唯唯遂增
牢妥主諏吉肇禋扁曰廣陵三先生祠邦人士聞之
訢訢若有興者乃申告曰豪傑踵興山川協靈生式
于鄉歿尸于社民之秉彝雖百世可知也傳稱門人
皆循循雅飭又知稽古愛民每誦至此未嘗不斂衽
起敬也蓋嘉安定之教為有本云而世徒以條約概
之殆淺乎知安定者竹西自隱約時即不以希世而
改是非之心樂庵宦跡所至專務誠意化民斯其人
可易易視哉以予所聞彼皆所謂豪傑之士而無文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十九

猶興者假令登孔氏之門當不在閔冉下已夫崇賢
以貞教也祀往以勸來也有倬惟揚稱雄振古譽髦
斯士誕際昌明孔軌可追鄉範伊邇論世私淑無亦
是務乎苟徒俎豆云爾奚取於三先生之堂是為記

靜觀亭銘

寶應行院退食有亭歲久圯廢余語張令準新
之扁曰靜觀嗚呼靜觀之時義大矣余何知藉
此設盤筯以自儆
所庶有道正之耳

淮水湯湯淮甸洋洋

天子命我觀民省方於乎小子未知否臧曷觀曷省
淵淵爾藏毋意以必毋迎以將如彼水鑑澄渟磨光

是生慧覺旁燭無疆作謀作哲知微知彰清揚清澈
遐及朋亡觀之九五詔厥周行陟降亭只視履考祥

勁節亭記

胡堯時

字子中泰和人工部郎中前推官

嘉靖戊子秋八月初七日巡按監察御史石坡李公
謂屬吏堯時曰察院寢之北有隙地方可六七丈故
有竹數十本余雅愛之因結亭於其南名曰勁節以
自勵也汝曷記之堯時於是作而言曰節之義大矣
其於道也為義為陽其於德也為貞為剛克其於人
也為君子其於物也為堅多節而竹其一也夫竹虛
而能固通而有制直而不倨俯而不屈貫乎四時夫

詩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

是之謂勁節然而有本也在易震為震陽卦也其象
為雷竹之蟄也應雷而發從陽道也此其勁孰甚焉
辟之君子長善之象也太極動而生陽陽者善也故
學莫大乎長善善莫大乎立節故詩曰瞻彼淇澳綠
竹猗猗言君子瞻竹之美內省其德而思立節也雖
然太上無節其次立節其次無節何也秉德不回與
道為一而渾然悠然變通無方不踰乎貞節之上者
也獨行不隨率循矩方維道所在常變弗滴立乎節
者也外觸內移棄其本貞狗逐如流莫知所執節斯
蔑矣故君子於是觀竹焉是虛以受善觀其能固通

以應物觀其有制直觀其不倨俯觀其不屈而亦有本也德性用事觀乎其蟄發傳曰陽明盛則德性用事節斯立矣節以章德德以張範以師在位以倡直言以屏貪懦以植化基以翼大猷監司之職也維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堯時不敏敢請事焉公曰噫嘻太上無節聖人之事也立節者希聖之事吾作亭之意也無節者竹之弗如可以鑒矣汝其記之以俟

新建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記

葉相 字良臣江都人刑部侍郎

詩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嘉靖戊戌春揚州太守蔣公遺愛祠成公昔守揚再踰年陞轉去德在民民懷弗已乃作是祠夫守繫千里休戚一郡之民賴焉揚為郡俗靡民勞守賢功易以集而譽流不賢易虐民有憂正德間公以名御史出守荆移官於揚初至歲饑即請漕米萬石用活民囂訟公諭遣之不務深文株逮曰毋滋為其困苦衙子第欲取堂幅紙為文公曰毋以此吏入之漸出數錢別市紙以供蹤聞 大駕將南諸路斂攻山峙公一切簡省曰臨時利害瑤有命諸僚更欲盡賦民免徵之糧以供案成公裂之曰民胡可欺此至 扈蹕

諸悍武權璫百需公不聽當道欲斂夫直饋公亦不聽怒繫公于舍公憤卧欲絕竟不聽璫欲刷民室女公曰惟蔣有女但遠不可必得若揚女不可刷璫欲奪民舍以拓官店公曰民已安居不可奪及諸求胥罔有得恨繫公于舟不得食者三日復驅公扈舟以行公至徐乘一驢抵臨清乃返一郡李賴以全及官轉夫婦覓一輕舸載原攜至二衣橐便行嗟乎揚大郡守胡求弗得公至幅紙不私一夫不斂比及雷震山壓之秋而死生利害又一切爲民以身當之而不悔傳稱古循良固多其能治行養民也若公真誠純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德出于天而愛我民痛心切膏如赤子者幾人昔我揚昭陽恭愛嘗有廟謝韓范歐亦嘗有祠然諸賢時可爲而處其易公則逢事變而當其難禮能捍禦大災患祀有奇節完德功在人祀公實兼而有之祠以百世孰不可祠在郡城南大道之旁堂楹門楔宏麗而肖公之像于中我民日往來不知其幾過必式式必拜拜則頌而思休有光矣然凡我在位亦出入所必經旦暮所共見不有意於思齊乎思公爲人而考其履思公行政而效其施加之民而民被其福是亦公爾矣安知民異日之愛我不猶今日之愛公平乎若

乃見而不知賢賢而不知效法顧自棄則公之罪人
也有餘而哉公名瑤字粹卿歸安人今官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朝野方倚重若買地購材鳩工倡衆以成
是祠者義官鄉耆諸姓名具列碑之陰相旣爲記其
事復作詩遺我人俾歌以永思其詞曰於休公仁曰
甫曰申天錫厥德惠我揚民揚爲要區物察民痛誰
其父母薄寬我誅惟公之治廉公盡瘁哀我顛連綏
我髦稚恩勤劬劬化黠旋逋弗私片紙弗斂一夫漕
米萬石我民胥活賦有特蠲野無疲役 大駕南來
力竭天回孰刷我女孰括我財我民奠居朝奪我廬
公譽弗替陵谷可移公祠百世

兩淮都轉運使范公祠記

嘉靖庚子徂夏兩淮都轉運范公祠成蓋兩淮之人
思公之德之政共立以祀公也公于嘉靖癸巳以河
南守轉任兩淮緣兩淮財賦繁殷事體重大十倍他
司 當宁最公治行選擇任公蒞政之初適鹽法弊
壞公私莫爲利公即以治家事治之殫畢心力顧鹽

緊關雖若一節然邊儲 國計中間利病蝟興公日
夜講求願隱入秋毫有老於商不及知而公洞察無
留遯沿海之地瀕年災丁竈困踏公撫摩若嬰孺賑
集轉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草澤忻忻若再生諸商
多四方右姓挾厚貲佐邊官司不察往往威辱上下
情遂扞格每折閱棄其業去惟公凡有呼召必使羣
議于庭開誠布公若家人然痾癢疾痛必爲之處自
是諸商入則子趨出則父戴近年徵收掣羨實帑固
法之宜但上之取旣十倍於前而期限復逼迫若風
火鞭笞鎖逮愁苦公力爲寬假每使徐貫魚以輸舊

詩各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二十四

一切供億仰責店主商罰無紀極公盡革之不得已
而用百分一耳曰民膏我帑我敢魚肉三十分鹽僚
屬吏因遠僻多貨公處之若和而約之實嚴畧不假
借衆始或懟終則賴以自全感且喜凡南北經住賓
旅交際旁午公惟待之書冊果茗不以幣伏臘僚友
宴集惟魚肉脯醢無兼品公堂解舍圯甚則因其舊
少葺不甚曰吾姑待其豐公本儒素人以爲官旣久
或紈綺徐察其私麤衣糲食宴如也惟遇興革一政
必盡夜咨訪惟精惟允明日入以告於上官曰若何
爲利若何不爲利上諾而行之種種皆美政人不知

自公出也間有意見或殊人情猶未協必累執以告
嫌於忤弗恤通秦一帶河流淤舟不可運需費無算
公勸商督竈䟽決盡通豈惟利商民多賴焉若商竈
有訟則立召于庭數言得其情去久之民間大訟大
獄多就公質成踰三年政大洽上下胥利人頌之曰
鹽政奚廢公未逢鹽政奚興逢我公又曰范來早我
人飽范來遲我人饑丙申轉陞叅政蜀藩啓行日遮
送者空里巷有泣者擁者有念公官貧懷金走三五
十里百里遺公者盡卻之絲髮無所取衆嘆惋面皆
曰吾何以報公德繫吾人永思乃告于諸上司擇城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二十五

南廡原合謀併力以作是祠肖公之像于中香燈炯
爛不絕堂寢差差門廡翼翼高楔重垣峻且華面陽
而枕流過者胥式乃語相曰大夫食於家久見我公
之政真又曰大夫平時絕無私交於我公其好惡必
當又曰大夫每慎許可言必信幸爲我記相嘆曰夫
禮有功德於人祀公功炳而德茂祠之也宜昔石慶
生祠于齊樂布生祠于燕羊祜于襄張詠于蜀凡以
報功德而繹思也相竊觀公爲人性本嚴而敷政則
寬守本介而待人則恕本欲爲國豐財而反薄其
取本欲爲官最課而反緩其徵何也蓋寬於恕正孔

子所謂居上以寬乃得人之本薄取緩徵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意也賢哉吾嘗歷考兩淮後先居是任而善于職者不過數人前有耿公九疇繼有畢公亨復有李公銳皆賢人也耿以廉克畢以敏克李以嚴克公寔足以繼其美而感人之深則過之祠之百世宜也相得爲記公之德之政之大且要者若此以告我人不知自是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幾人可以同公俎豆是祠當虛以俟若乃見其善而不知好好而不思與之齊仍尋常黷取以厲人亦或旅逐而自棄傷國之體僨官之常則公之罪人也惡哉是役也首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六

其事者商者并諸協力以佐亦秉彝好德之公非以取悅于公也其姓名及供祠事土田廣彙備書碑之陰可攷公名總字平甫瀋陽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歷臺省日躋華要云

海門縣重建城隍廟記

崔桐

字來鳳海門人南京禮部侍郎

海門城隍廟肇建 國初江逼邑徙百務草草廟祀尚虛丙寅春邑侯渭南裴君紹宗來蒞邑政適當其劇營建鹵莽不可歲月者率經改作學宮首新尋謀諸丞王君杰簿潘君惠幕僚吳君文玉進耆老於庭

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祖訓炳蔚宜各受
職廟當亟成神其鑒吾與民圖新甫數月廟成中殿
旁廡前門後寢凡若干楹神有道幣有亭繪壁繚牆
綜理整整廟中置神主公安案筆硯凜凜如生朔望必
就禮之默盟而退越三歲政成民熙今年夏侯以賢
能被 命將別去史氏桐方以養痾歸卧海廬耆老
王佐周讚謀其徒告桐屬為廟記以昭侯績桐按周
禮有司民之祭我 太祖皇帝勅斯神為鑒察司民
城隍京師附享山川郡縣咸像祀無乃周官遺意耶
嘗伏讀 聖制神所鑒而簡在帝心一語將以重責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惟揚郡守孫易侯三公去思碑

盛儀 字德章江都人太僕寺卿

吾揚郡民既為前守蔣公建生祠矣羣議復謂先後
守揚類蔣公者有孫公易侯公焉宜有紀以詔後
乃兩庠諸生及諸耆老詣儀請焉儀曰此義舉也前

代揚州牧守若漢之陳元龍登宋之韓忠獻琦歐陽
文忠脩輩民皆爲立祠漢之焉伯威稜唐之姚元之
崇輩民皆爲樹碑至今書之史傳有耿光焉入國
朝以來若王端毅公恕守揚有惠政民爲樹碑及祀
于名宦祠矣繼是而有蔣公瑤之祠又繼是而有孫
易侯三公之碑皆出公論理不容已者按孫公名祿
字天錫山東棲霞人性剛直好使氣遇民情政體所
關果執行之不爲前却政少暇必掣籤召諸生五七
人躬試品定之諸生守其約束如嚴師然裁減公差
官夫役及折支錢貨雖內璫權要不得恃勢多取正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德癸酉有奸吏李宣嗾倖臣錢寧捕諸富商以挾賄
公不爲捕寧怒乃請駕帖并逮公錦衣獄公止攜
柴薪銀數兩而行事白復任會入覲不循舊持一
土物餽人吏部特奏公治行錫宴加秩而還仕終
應天府尹易公名瓚字廷器直隸肅寧人在郡勤勵
詳慎率四鼓起即盥櫛坐後堂治事昧爽而出案無
留牘獄無冤滯平易近民遠邇戴德嘉靖壬午癸未
大凶饑數十年所未有也疏請于朝以待哺之民
垂死乃預禮致信義父老徧詣富室從公勸分多者
穀千石或益以銀米其餘以次差定民皆樂輸不聞

稱擾乃先給食三月繼有 旨悉蠲稅糧徵需及發
太倉銀兩本府折糧正銀淮鹽餘銀與變賣鹽價兼
在倉米穀及平糶綱運米石計銀米數萬公躬任憂
勞區調賑給又令僚屬分詣州縣一體賑之所全活
土著流寓一十九萬餘人助給窮民種子三萬七千
餘戶歷任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侯公各秩字季常
直隸長垣人嘉靖壬辰任躬履勤儉以身率下禁侈
靡逐俳優罪博奕濬築陳公舊塘以時蓄泄念揚農
佃多無蓋藏乃多方積備荒穀數盈二十餘萬倉庾
至不能容節省繕夫厨傳以紓民困民以訟至府數

詩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

二十九

言而決雖重大者亦未嘗濼至旬月外郡民與治屬
爭地殺吾民及誣民罪被處上官右之公會問據法
觸其怒妄奏公罪會當道以減夫怨加誣重叅得巡
按御史問明還任尤嚴賊吏不孝子之法門無私謁
不媚權貴飛蝗入境輒散出界外不爲害歷任陝西
藩司叅政夫王公勤政勸學政教遠被孫公剛以衛
民被逮不悔蔣公循良牧愛生死以之易公躬禦大
災扶傷救死侯公以身任怨德澤在人雖處常變不
同其繫民思一也漢氏循吏爲盛班史傳之亦不過
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而已以前諸公視之殆無愧

色矣後之傳循吏者尚其有考於斯

如臯縣改建文廟儒學記

如臯有學始於南唐保大十年在縣東北宋紹興初遷於縣西南歷代脩廢不常至 國朝成化庚子西蜀向侯紳重脩廟學歲久傾圮且規模卑隘又近市囂喧不稱毓秀近年尤號荒落嘉靖己亥樂至黎侯堯勲以名進士出宰斯邑脩師帥父母之職博士弟子冒生諍臣以改建請侯曰吾志也歲庚子侍御踈山吳公悌按臯謁 先師廟瞻仰憮然侯率諸生具白脩創意踈山慨然許之且曰非黎尹莫勝此也乃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

發贖金爲倡侯周爰咨度得地於縣東南廢獄廟故址其地高爽廣遠南抱長江西環淮泗而又有古銀杏二大樹各合圍二丈於其間曰天將留此待時而興者乎乃召民佃舊學基地民欣然從得金千有五
百曰吾用足矣可不勞民遂殫厥心思覓工備料顧役給食百工偕作數月間已告落成廟貌深峩堂廡齋舍門庫堦垣完美壯麗視昔有加士子優游其間藏脩待用誠爲勝地侯已請南大司馬甘泉湛先生南翰林學士東廓鄒先生記其事矣而邑博吳君元司訓詹君仕顯何君蓋及諸生復欲儀有言其後乃

具事狀介許生訪石生峻詣敝廬懇焉儀辭不文且
近贅矣二生曰侯非以學教也固以身教也侯師友
甘泉東廓講心性之學且締交海陵林東城春相與
質証而以語諸生諸生得聞斯道實侯倡之焉敢忘
也儀乃歎曰有倡斯和從古已然儀不敢遠引姑以
臯學言之宋趙清獻公閱道知海陵日崇學校禮師
儒臯即海陵分地其時乃有天下道德之儒如安定
胡翼之先生出焉先生之徒在臯則大理寺丞王觀
以文名顯御史中丞王覲以名臣著狀元王俊又以
直節正論聞後輩興起者多皆清獻安定功也侯之
政狀稱縷縷茲不敢悉當別傳云

侍御金谿吳公濬復河隍序

張憲

字振卿江都人
南京戶部郎中

昔周公作洛必先相土以宅中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擇其山水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爰作邑於二水之間
蓋相土雖九流之一亦聖人之所不廢故先王體國
經野歷代畫界分疆必擇水陸輻輳舟車四達之地

以域民蓋以民生日用宮室食貨陶冶木石之重力
弗易致必資舟車以任重致遠從古聖神開物成務
竭心思之力創製舟車以爲安養生民之政此以沒
世不忘者也廣陵古揚州之域北距淮東距海南濱
大江實惟留都股肱夾輔要衝之郡兩京諸省官舟
之所經東南朝 覲貢道之所入鹽舟之南邁漕米
之北運謂之江淮都會信矣古稱富庶揚一益二危
樓九曲朱簾十里二十四橋風月之景尤爲東南佳
麗自古視今百弗一二輿圖風土猶昔今若此夫豈
乾坤氣運久漸澆漓者耶憲生也晚然以逾七望八

詩卷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二

之年稔聞古老咸謂隋唐舊城去北十里其稱繁華
甲天下者乃古城之域風水完聚而句城新小上下
雷塘迤邐合流脉絡通貫舟楫四達民殷物阜冠蓋
東南而人才地產隨之今改築之城僅取其附近漕
河直達之便殊弗諳扶輿風水聚散之大勢水從東
北而來復從東南而去反弓外射而環城水道故址
歲遠湮障斷港絕潢風水荒落北郭水關閉於俗息
隍池市河不絕如綫財力困竭故老興嗟其所由來
久矣然循環之運往無不復乃嘉靖庚子侍御疎山
吳公 簡命清理兩淮鹽政兼督河防風清弊絕百

廢具興周諮民瘼閱歷方隅按蹟考圖喟然興嘆謂
郡城遠北近南下濕不堪車載風水偏背版籍凋殘
此吾督理河隍者之責也乃協謀於郡守劉公僉議
旣諧爰發官帑募民以事畚鍤資其力而濟之食遴
委屬吏分監督之任三農之隙庶民子來開濬之工
始自黃金壩自北而西至小市橋轉橋而南開汴堤
故址而擴大之直抵北郭爰闢水關力排浮議券以
水門引邗江九女澗隋堤汴河九曲法海諸水直達
市河出南水關復自北而西而南沿郭壕池深闊倍
昔匯于關口以達運河至是而通泰鹽船對口以入
詩卒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三

新河省漕河填擁之閔免鈔關滯稅之阻公私稱便
遐邇騰懽風水旣復文脉亦濬科第人才斐然穎出
數百稔之攸鬱駿發於數月之間春水柳陰龜浮魚
物蘭漿桂楫百貨流通綠藻青萍田疇灌溉旣庶而
富鼓腹含哺憲覩公嘉績之聿成而人心之大悅直
與宋文正范公興化之海隄文忠蘇公錢塘之湖井
相望後先功垂百世一也爰紀實而序之

重脩董子祠記

戚賢

字秀夫全椒人前
刑科都給事中

夫篤志好古明明之務也欽風崇祀賢賢之懇也漢
儒董仲舒嘗爲江都王相兩淮運司其故宅也祠舊

在司後正德間畢轉運請于侍御朱君即司右書院
改之特門專寢用便趨謁義舉也歷歲既久百爾圯
壞侍御象岡胡公植下車展拜愀然不樂爰語運使
李君邦表同知白君濬量發公帑檄屬鳩工拓隘爲
廣易撓而隆妥靈聳觀視昔爲倍李君白君適觀厥
成走使勤予欲彰厥徽夫董子之學度越漢代淺薄
罔攸知然諸公雅意匪直區區脩理不可虛也夫明
明所以昭德賢賢所以樹風也憶昔廣川下帷發憤
寤寐麟經三年不窺園圃自治何專也大廷三對天
人一致撥亂反正不少假借卒悟英主擺超習故兩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事驕王率匡以禮江東膠西轉加禮敬而道誼功利
之辨耿耿不磨據其所遭雖未大究然推明孔氏以
掃百家之陋西京文學類多宗祖殆非無所發明者
也諸公是舉雖盡觀風之道以達有司之務而其雅
意蓋將求歸示勸未可易易視也予昨如鹽城獲與
象岡使君邂逅興化偶及惟揚故事因語予曰宋文
文山祠在城南每春秋司祀董而府不與豈司獨專
儒雅耶府祀文而司不與豈府獨專節槩耶頃與釐
之府主文祭而司必陪同其正也司主董祭而府必
陪及其醇也予時笑而未應回舟諭衆僉曰云云懿

好高識不可嘉乎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祀典會
通廟貌完美門扁大儒堂扁正誼明道董子光霽凜
凜如生凡我同志幸生其後獲考其宗亦惟志文之
志學董之學以求無負而已苟陽羨其美陰弛其脩
非諸公尚友意也象岡懋脩敦古豫章士論推之李
君白君守箴飭躬無媿斯舉朱守懷幹同有升歌之
美吳推道南與有胥宇之勞皆時望也後賢有作知
風之自云

重修安定胡先生祠記

林春

字子仁秦州人吏部郎中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五

宋安定胡先生郡之東臯人也其德行文章成物濟
時之功傳海內而流無窮者蓋自有本非止蘇湖之
教行耳至于今而人思慕之鄉里之風閭漸被者殆
有甚焉以其心之同也夫惟人心之同則在人猶我
在古猶今不以時異勢殊而泯追崇嚮慕之誠也是
豈先生之神昭靈於後哉蓋嚮慕之至而如時見之
則凡生於其心發於其政重其道而思善其鄉人者
自不容已也嘉靖戊戌冬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舜原
揚公駐節如臯謁先生之祠而嘆其荒且隘也進縣
簿曹君依司訓詹君仕顯何君蓋曰先生之生是邑

有宋斯文之始也爾有司多士之仕學於鄉者得無
追崇嚮慕之誠乎新其祠以寄思衍其學以濟世固
成俗化民崇德象賢之責也聞黎尹且至矣其將爲
我語之樂溪黎侯至其追崇嚮慕之誠猶舜原也舜
原助贖金若干黎侯義處者倍之門堂寢室視昔有
加巍乎煥然足稱妥侑仍以經義治事名齋恐學者
岐而二也構崇一之堂以一之若謂經義言心悟也
讀者不可滯於言治事言實用也學者不可離于事
所以名之者蓋就其質之近似成之非專於一也否
則循循雅飭不問可知者豈言語文字之學哉當有

詩卷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六

不言之教入乎其心同心之感不聞亦式者矣經義
治事亦成德達材之科條云耳曷足以盡先生之大
耶是役也始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終於己亥三月十
五日不勞于民不傷其財凡所以祀先生者仍舊不
侈又擇先生之子志康志寧配尚親親也夫禮以義
起道待人行使舜原樂溪之相遇於今而從政立心
者或相左焉則亦上下相狗簿書相期而已若此風
學之舉人心之勸振高義而淑後生者胡能以暇及
哉予知有司之繼至者將推類而有爲多士之尚友
者亦反求而自得矣况入先生之里思見其成出其

後而懷鄉人之愧乎則萃然之發於政油然之生於心者當自忘其倡且和矣我公黎侯之相與有爲也不深於有裨風教乎舜原名瞻蒲坂人樂溪名堯勲樂至人義當特書者也故爲記之

通州儒學重建講堂號舍記

陳堯

通州人台州府知府

侍御史象岡胡公奉 明天子璽書來督兩淮鹽政威行惠流朞月底績維時按部之暇屬意文教所至輒進校官弟子員考德試藝道之訓辭士蒸蒸奮起咸知嚮方貌茲海陬蔚爲聲教之國於戲盛矣維通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二十七

州襟山帶江風氣朴茂百年來民庶且豐黌序之間攻文翰而談經術者寔繁有徒爲他郡冠第號舍不備講肄無所士晨夕藏脩罔以聯朋樂羣良闕典也公周覽興咨意圖創始廼進州守李侯而諭之侯拜稽首曰是在予有司充拙安敢弗亟從事詢諸貳歐陽君時倅楊君廷璽幕史陰君廷學正歐陽君瑜訓導胡君方禮劉君遷喬僉應曰諾廼卜文廟西偏及拓千戶所隙地中爲講堂三楹左右翼室二楹前爲號舍五十楹又前爲大門三楹崇墉巖巖甬路繩繩負陰抱陽土燥材良跂如翼如爲時鉅觀工始于嘉

靖壬寅七月落成于八月既望凡此懋功惟侍御公
備物垂軌揚勵斯文惟李侯與其二三僚案暨博士
諸君胥與樂觀厥成者也堯作而曰嗟多士亦知侍
御公所以迪教之意乎夫侍御公厚望於士豈曰辭
華是競而利祿謀焉已也尚有進于是者而知之乎
夫學立志焉先矣夫志擇術焉先矣語云志於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
其心多士無亦辨志乎是故志道德者上也志功名
者次也志于富貴斯不免爲鄉人矣士而我冠博衣
誦法孔孟忍自譏于鄉人乎必不然矣斯侍御公所
矣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六

以迪教之意也侍御公諱植字立之南昌縣人起家
乙未榜進士文學行誼雅著時望觀此可以覘其槩
論曰夫子敘書自二帝三王與太甲成王下及
夏桀商受之際他若費誓秦誓亦附載焉刪詩
從成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達鄉黨閭巷以
及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亦間存焉其
意遠矣厥後左傳國語與諸史紀傳間載制詔
書疏詞賦之類亦未始遺乎詩文也故曰不學
詩無以言又曰言之無文傳之不遠詩文皆言

也言以紀事也紀事以詩文尤足傳遠也今即揚郡詩文論之王言若漢武帝諭淮南王安書嘉王直言以弼其失也宣帝祠江海詔禮以義起爲民祈豐年也宋孝宗戒兩淮守令恤農以農天下之本也我

太祖令郡縣皆立學以學所以明人倫也奏對若劉瑜陳事言中官立嗣女嬖充積第舍奇巧吏餌賕賄民貧被伐三公不言何其憤激也華譚答問言北虜西氏來禦去備綏靖新附安不忘危損益法令搜羅異才何其剴切也范仲淹議弛

詩文十一

惟揚志卷之三十七

三十九

鹽禁有曰爲今之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此探本之論非獨當時可行也汪綱兩淮備預對有曰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雖審勢之論雖後來亦可鑒也董仲舒三仁之對即孟子言仁義不言利之意千載一人也文天祥指南之錄即孔子尊周室攘夷狄之心百折不回也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民之望之猶解倒懸也乞免追理揚州積欠奏疏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讀瞻

袞堂記而思張忠獻督師之績讀江淮勝槩樓
記而慕周文襄濟川之功讀重脩興化縣學記
然後知范文正始建此學後為宰相乃請天下
州縣皆立學也讀重脩資政書院記然後知王
端毅作新人才後為冢宰乃使天下人才皆見
用也歐陽公能使威令德澤洽于人心政事大
小無一物之失而後寄樂於山川草木虛閑曠
快之地平山堂記是也施正臣諸公能使上下
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
休其餘閑與賢士大夫登臨共樂真州東園記

是也蕪城有黍離之悲若揚州賦則備古今於
一覽而其意欲逮末世之規模也長江有捕蛇
之嘆若郭璞江賦則考川瀆之妙觀而其旨欲
表神委于江都也四栢賦比君子之當親也伐
櫻桃賦比小人之當去也迷樓賦可與阿房宮
賦並觀嘆二鶴賦殆非感二鳥賦可及詩章味
賦古今備矣若曰江淮天設險星斗地分維分
野儼然矣蓬瀛氣象千峯在吳楚封疆一水分
形勢宛然矣魏文帝臨江觀兵猶有戢兵不戰
之意唐太宗餞中書侍郎來濟猶有使臣以禮

之意題瓜洲新河見齊公鑿河之功新城甲仗樓見謝公衛民之功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知貢鏡之可罷矣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知迎仙之無益矣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道德之範世也濼濼淮水山央央誰其死者李與姜忠義之傳世也市廛持燭入鄉里漾船過水落魚鰕常滿市湖多蓮芡不論錢風景物產之如畫也碧月幾橋留夜色朱簾十里待春風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繁華變故之無常也不從衆格繁自守幽

姿粹瓊花之所以無雙乎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夕暉珠湖之所以有名乎若夫體裁讀者當自得之未暇論矣昔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禮而嘆杞宋文獻之無徵惟茲藝文實關風教其言近其指遠可以觀可以群觀風者有采紀述者有考焉是郡詞人才彥騰芳藝苑者殆不止此此其什一耳嗟乎篤實而藝是謂至文辭達而已曷誇富麗後有作者庶其取正乎此也

